

40年来,畅销书发生了哪些变化

1980—1990

那时国内图书缺口巨大,国家赶印了一大批文学名著,几乎每一本都是畅销书。《基督山伯爵》《红与黑》《简·爱》这些名著全都卖了上百万册。

1980年4月,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去世,引发了一波萨特热潮。走在街上,几乎每人腋下夹着一本萨特,每个人都能说上一句“他人即地狱”。

1972年9月,《鹿鼎记》在《明报》上刊完最后一节,金庸宣布封笔。十年后,金庸小说改编的电视剧发行,小说也随之畅销。

古龙、琼瑶和金庸一起登场,绝版30年的《围城》也在这时重印。

1984年年底,莫言写出《红高粱》。两年后,《红高粱》电影上映,小说也成了最热的畅销书。《红高粱》之后,路遥长篇小说《平凡的世界》出版,登上书架一样畅销。

1990—1995

如果你参加过学校运动会,应该不会对汪国真感到陌生,运动员在田径场上奔跑时,广播里总会如约传出接近破音的女声,煽情地念出那句:“没有比人



更高的山,没有比脚更长的路。”这就是汪国真的诗。1990年被出版业称为“汪国真年”,他的诗集卖出了上百万册。

1992年,华艺出版社出版四卷套的《王朔文集》,开创在世作家出文集潮流先河。王朔要求出版社对这套文集实行版税付酬制。每卖出一本书,作家就能拿到一份酬劳。

1992年,余华的小说《活着》在《收获》杂志首发,很快出版了单行本。到2019年,《活着》累计卖出了600多万册。

1995—2000

1995年,著名播音主持赵忠祥出了自传《岁月随想》。书一发行就卖出了百万册之多。1998年春晚,宋丹丹在小品中说,倪萍写本书叫《日子》,我也写一本,叫《日子》。《日子》的销量丝毫不逊《岁月随想》。电视与书店联合出击,两位主持人坐稳了中国男神女神的位置。

1998年,一本网络小说《第一次的亲密接触》风靡全国。这本小说的盗版卖了几百万册。可以说,现在有多少人微信定位是“安道尔”,当年就有多少人的QQ昵称是轻舞飞扬。

2000年,在上高一的韩寒退学,接着出版首部长篇小说《三重门》。随着《萌芽》《新概念》的火热,韩寒被推成天才,成了所有青少年的偶像。

2000—2005

2001年,一本在世界范围内影响了人类价值观的书横空出世《谁动了我的奶酪》。2001年引进国内,连续128周排在各大媒体畅销书榜单前几名。从这本书开始,励志书籍开始霸占书店最显眼的位置。

同一时期《穷爸爸富爸爸》《长线是金》《短线是银》发行,接着就是《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》《细节决定成败》。不论实际效果如何,单从书名上看,这些书都提供了一种幻想——书在手,天下我有。励志与理财书籍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浮躁气息,与之匹配的,国民图书阅读率从1999年到2005年连续下跌。

2005—2020

在阅读衰落的时候,一档代替大家读书的电视节目《百家讲坛》热播。相应的,易中天和于丹也成了畅销书作家。

2009年,除了发扬光大的青春文学外,养生书籍也开始畅销,最著名的是张悟本的那本《把吃出来的病吃回去》。

前浪滚滚而去,后浪凶猛涌起。如今畅销书真正的明星是“斜杠青年”大冰,他的书曾在一个月内售出150万册。

所幸,经典的文学书籍仍然在书店角落长久地停留,维系着我们社会的共同想象。

又少

集锦

传统文化知识知多少(五)

三吏三别:《新安吏》《石壕吏》《潼关吏》《新婚别》《无家别》《垂老别》

一门父子三词客:苏洵(老苏)、苏轼(大苏)、苏辙(小苏)

元曲四大家:关汉卿、郑光祖、白朴、马致远

楷书四大家:颜真卿、柳公权、欧阳询、赵孟頫

世界文学作品中四大吝啬鬼:葛朗台、夏洛克、泼留希金、阿巴贡

初唐四杰: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。

拾遗

古代孩子每天学习多长时间

清朝有一部《学堂条约》,规定:“凡馆中子弟,自卯正来学,至酉刻散学。”中国古人以地支计时,卯时是上午5时到7时,卯时整即上午6时;酉时是下午5时到7时,酉时整即下午6时。早上6时到校,傍晚6时放学,学生每天在校时间整整12个小时。跟现在的小学生比起来,上学时间偏早,放学时间偏晚。

南宋大臣魏了翁回忆说:“予自幼与内外众兄弟皆从杜德称先生游,虫飞而兴,日落而罢,夜窗率漏下二十刻,受馆十余年如一日也。”魏了翁小时候,族人共同聘请了一位私塾先生,为族中子弟授课,每天凌晨入塾就读,太阳落山放学回家,晚饭后还有自修,直到“漏下二十刻”结束,也就是夜里10时左右方才就寝。

南宋另一位大臣袁甫小时候是跟着父亲就读的,每天学习也很刻苦,他父亲白天讲完,晚上接着讲,一直讲到二更天。古人将一夜分为五更,二更指的是晚上9时到11时之间。

谈

御宴,吃不完得“兜着走”

中国饮食文化中有一种现象:以“吃不完”来显示主人的盛情。将剩下的饭菜打包,在今天已是常态;其实在古代,有时也是要打包的。帝王甚至还有“怀归令”,吃不了要“兜着走”,御宴上曾有过这样的规矩。

古代官员有机会赴御宴,自然觉得风光无限,有时还会设法悄悄带回一些饌品,让家人品尝。渐渐地,唐代窃食御宴已成风气,不过谁也不将这行为当贼看待。皇上自然也乐得做个人情,不仅下了可以怀归余食的御旨,而且还让太官(官名,掌管百官之饌)专门备有两份食物,让百官带回家去孝敬自己的父母。明代陆深

的《金台纪闻》述及此事时这样写道:“廷宴余物怀归,起于唐宣宗时。宴百官罢,拜舞遗下果物。怪问,咸曰:‘归献父母及遗小儿。’上敕太官:今后大宴,文武官结食两份与父母,别给果子与男女,所食余皆听以帕子怀归。今此制尚存,然有以怀归不尽而获罪者。”

瞧瞧,那些悄悄放在怀中和袖里的食物,在臣子跪拜皇恩时撒落了一地,好难得一见的特别风景。唐宣宗动了情,下了“怀归令”,从此御宴上没吃完的东西,臣子都可以大方地带回去了。

按陆深的说法,明代御宴上的食物,你要吃不了必须兜着走,不然还

要治你一个罪名,也许就是“不孝”之罪吧。

有时怀归的不仅有食物,甚至还有当时使用的餐具,有时是瓷器,有时也可能是贵重的金银器。清人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谈到明代的情形说:“朝廷每赐臣下筵宴,其器皿俱各领回珍贮之,以为传家祭器。”

有了“怀归令”,御宴上碗净盘光。时下餐馆涌起“光盘”风,也是一道好风景。这“光盘”之风,还可以更强劲一些。由今及古,由“怀归”及“光盘”,我们可以改变一下自己的观念,不必准备吃不完的筵席,真吃不了时,那就“兜着走”吧。

王仁湘

闲话

大唐最招黑的炫富



唐高宗怎么接?

结果,邹凤炽刚显摆结束,就被朝廷调查,以勾结权贵之罪被流放到扬州去了。等他刑满释放回到长安,万贯家业早已破产。

那件事过后,谁跟他提树,他跟谁急。你要是在他跟前念:“我家院子里有两棵树,一棵是枣树……”另一棵还没念完,他就要打人了。

还有一种,叫坏人炫富。钱来得不正当,也大炫特炫,就更容易“招

黑”了。

比如杜甫的大作《丽人行》里,杨玉环通过裙带关系,把她的两位姐姐分别晋升为虢国夫人和秦国夫人,堂兄杨国忠升为宰相。朝野一片愤怒,连敌军安禄山都看不下去了。

但杨家兄妹们疯狂炫富:“紫驼之峰出翠釜,水精之盘行素鳞。犀箸厌饫久未下,鸾刀缕切空纷纭。”翡翠做的锅里是骆驼肉,水晶盘子里是鱼肉。但他们拿着犀牛角的筷子,却说没有胃口,厨师们都白忙活了……

按说,贵妃的兄弟姐妹,就算骑着西域原装进口宝马,吃着山珍海味、穿金戴银,都不算什么。可他们不是在炫富,而是在炫权——能让御膳房给他们送外卖,厉害吧!

所以,杜甫写了这么长一首诗,满满的就是两个字:讽刺。

少年怒马